



长篇小说

马伯庸 著

遮蔽两千年的皇室机密，终于打开  
历史的轮轴，往往在最幽深处转动

# 三国机密 (下)

潜龙在渊



长篇小说  
马伯庸 著

# 三国机密(下)

潜龙在渊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机密.下,潜龙在渊 / 马伯庸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214-08634-1

I. ①三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3963号

书 名	三国机密.下:潜龙在渊
著 者	马伯庸
责任编辑	刘 焱
特约编辑	朱 鸿 李 丹
责任校对	郭慧红
装帧设计	王强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ppm.cn">http://www.ppm.cn</a>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book-wind.com">http://www.book-wind.com</a>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市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3.75
字 数	388千字
版 次	2012年8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3次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8634-1
定 价	36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## 序

一匹纯白的骏马跃出草丛，四蹄敲打在铺满鹅卵石的河滩上，发出犹如战鼓进击般的急促鼓点。马背上的骑士似乎还嫌不够快，单手持缰，另外一只手重重地拍了一下马臀。骏马昂首嘶鸣，速度又加快了几分。左旁河林中扑簌簌惊起数只灰白羽翼的飞鸟，拍动翅膀盘旋数圈，朝着北方飞去。

此时已经四月光景，江东之地早已处处皆有孟夏的气象。丹徒之地毗邻长江，更是林木繁茂，水草丰美，侥幸度过冬季的兽类都纷纷活跃起来，正是狩猎的好去处。

骑士猛然间看到左前方一只鹿影跃过，他立刻拉紧缰绳，让坐骑的速度降下了，然后双足紧紧夹住马腹，从肩上摘下弓箭，利索地搭上一支青绿色的竹箭。

可还未等骑士将弓弦拉圆，他虎目突地一凛，握住弓身的左臂轻转，把箭头重新对准了右侧的一处小山坡。那山坡上出现了三个人，他们徒步而来，身披无肩皮甲，手里各自拿着一副木弓，腰间还用一圈山藤别着环口刀。

“来者何人？”骑士喝道，保持着满弓的姿势，他的坐骑乖巧地停下了脚步，以期为主人获得更平稳的射姿。那三个人看起来颇为惊慌，互相看了看，最终一个年级稍大一点的汉子壮起胆子上前一步，半跪抱拳道：“启稟主公，我等是韩当韩校尉的部属，在此猎鹿以充军粮。”

“哦……”骑士拖了一声长腔，手中弓箭微微放低了几分，旋即又问道：“既是猎鹿，为何身披甲冑？”

“此地靠近射阳，常有陈登的军士出来樵采，所以韩校尉叮嘱我们外出都要披甲，以防不测。”

骑士对这个回答很满意，他扫视三人一圈：“韩当治军一向严谨，细处不苟，如今一见，果然不错——那你们今日可有什么收获？”

听到这个问题，三人的表情都轻松了点。为首者起身抓了抓头，羞惭道：“可惜我等运气不好，至今尚未猎到什么大物。”

“打猎可不能心急，你动，猎物也在动，谁能先发制……”那一个“人”字尚未出口，骑士手中的竹箭猝然射出，霎时贯穿了为首汉子的额头，那人瞪大了眼睛，登时仆倒在地。

剩下的两个人慌忙抄起木弓，朝着骑士射去。可惜骑士的速度比他们更快，从箭壶里取箭、搭弓、射出，一气呵成，第二个人的箭还未射出，额头便被一支飞簇牢牢钉住。不过两位同伴的牺牲，终于为第三个人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，弓弦一振，利箭直直朝着骑士飞去。骑士不及躲避，就将手中的硬弓在身前一横一拨，竟将那箭矢拨开了。

“你们到底是谁？”骑士在马上喝道，他的神态与其说是愤怒，不如说是兴奋，那是一种嗜血的兴奋，像是猛虎见到了弱不禁风的猎物一般。

“狗贼！你还记得被你绞死的许贡吗？”第三条汉子一边大吼着，一边搭上第二支箭。骑士听到这个名字，略微有些意外：“你们是他的门客？”

“不错！今日我就要为主公报仇！”汉子又射出了一箭。可惜这一箭仍是徒劳无功，被骑士轻松拨掉。他的反应速度与臂力都相当惊人，这把区区数石的木弓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威胁。

“那个老东西，倒也豢养了几名听话的死士嘛。”

骑士舔舔嘴唇，露出嗜血的兴奋，笑容却突然僵住了。他的右耳捕捉到一声细微的弓弦振动，这声音不是来自前方，而是从身侧的密林中发出来。骑士毫不犹豫，瞬间翻身下马。与此同时，一支利箭破空袭来，直接射穿了骏马的头颅。马匹连哀鸣也不及发出，便一头摔倒在地。骑士避过马匹倾倒的沉重身躯，迅捷地俯低了身子。

那支射穿了马头的弓箭，长度足有二尺三寸，箭杆粗大，还刷了一层深灰色的漆。骑士知道，能发射这种箭的大弓，规制至少在二十石以上，一个人无法操作，射箭时必须事先固定好弓身，再慢慢绞紧弓弦——换句话说，他与许贡门客的相遇不是偶然，而是一次有预谋的伏杀。这周围已经被不知

名的敌人架设了死亡陷阱，只等他进来。此时不知有多少大弓，已经对准了这片狭小区域。

又有四支大箭从林中飞出来，将骑士的躲避方向封得死死。骑士一个鱼跃，借助马匹庞大的身躯，勉强避开了这凌厉的杀招，可也被逼到了一处没有遮掩的开阔地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，林子里正对着自己的方向，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金属铿锵声。

“妈的，是弩……”

骑士骂了一句脏话，这次他再没有机会闪避了。弩箭要比弓箭穿透力更强，飞行速度更快。它从骑士的右腮穿过，撞飞几枚白齿，然后刺入口腔，狠狠扎入另外一侧，立时血花四溅。骑士发出一声惨叫，身子晃了几晃，露出了更大的破绽。这时第二枚弩箭从另一个角度飞出，正正刺中他的左侧面颊，强劲的力度让骑士倒退了数步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骑士顽强地保持着站姿，他不顾鲜血淋漓的脸部，右手抓紧弓身，左手扣弦，还试图对准密林深处的卑劣伏击者。

地面微微发颤，远远传来无数急促的马蹄声，似有大队人马不断逼近，“孙将军！”“主公！”的呼声此起彼伏。唯一还活着的许贡门客惊慌地望了一眼树林，林中依然安静，但一种无言的杀势悄然弥漫出来，仿佛有一双严厉的眼睛自林中注视着他，那种沉重的压力，甚至要大过对死亡的畏惧。

许贡门客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拔出腰间的环口刀，对着骑士大喝道：“孙策狗贼，受死吧！”冲了过去。骑士猛一转身，用尽力气射出最后一箭……

建安五年四月，故吴郡太守许贡门客三人，刺孙策于丹徒。孙策击杀三人，面中两箭，回营后不久即重伤身死。人们在感慨小霸王英年早逝的同时，也对许贡门客不忘故主的义烈之举表示钦佩——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么认为的。



# 目录

---

152	119	092	065	039	024	001	001
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	序
一条暗流波浪宽	邶，邶，邶	刘平快跑	血与沙	绣衣使者的日常	丧金为谁而鸣	两个人	

---

357	332	309	282	247	210	179
第十四章	第十三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
一个开始的结束	如何杀死一只螳螂	一个结束的开始	关于儒家的一切	东山的日子	鼎镬仍在沸腾	邳城假日





## 第一章

# 两个人

刘延面色阴沉地从低矮的城垣望下去，城脚下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具袁军士兵的尸体。这些战死者身上只有少数人披着几块皮甲，大部分尸体都只是简单地用布衫裹住身体。手里的武器，也只是简陋的木制或竹制长矛，甚至连一面小盾都没有。

这种胜利并不让刘延感觉到快意。从装备判断，这些不过是冀州各地家族的私兵，被袁绍强行征调过来，一来可以充做战争的消耗品；二来变相削弱那些家族的实力。这样的士兵无论死多少，袁绍都不会有一点心疼。

刘延抬头看了看远方，袁军的营寨背靠黄河而设，旌旗招展，声势浩大。这些袁军部队是从黄河北岸的黎阳渡河而来，牢牢地把控住了南岸的要离津，然后从容展开，将白马城四面围住，骄横之气，溢于言表。

可刘延又能做什么呢？这一座白马小城不过三里见方，他这个东郡太守手里的可战之兵只有两千不到。算上白马城的居民也不过才一万多人。而此时包围小城的袁军，仅目测就有一万五千之众。

以袁军的威势，只要轻轻一推，就能把此城推倒。白马城一陷，冀州大军便可源源不断地渡过黄河，直扑官渡，在广阔的平原地带与曹操展开决战。可奇怪的是，对面的袁将似乎心不在焉，除了派出一批大族的私兵试探一下



守军的抵抗意志以外，主力一直按兵不动。

刘延摇摇头，白马已是孤城，现在想什么都没用了，只有殉城战死或者开城投降两个选择。他叮嘱城头的守将几句，然后满腹心事地沿着青石阶梯走下去。他刚一下来，立刻有一名亲随迎了过来。

“抓到了几个袁军的细作。”亲随压低声音对刘延说。

刘延一点也不觉得惊讶，大战持续了这么久，各地的细作都多如牛毛。他淡淡道：“当众斩首，以安民心……哦，对了，尸体别扔，也许还能吃。”

亲随有些踌躇：“这两个细作，有点不太一样……”

“怎么不一样？”

“要不您亲自去看看？”

刘延眉头一皱，没说什么，这名亲随跟了他多年，不会无缘无故说这样的话。他们离开城墙，来到城中一处紧邻兵库的木屋里。木屋里站着两个人，他们没被绑住，但四周足足有八名士兵看守，动一下就会被乱刀砍死。

这两个人年纪都不大。一个二十岁上下，面白无须，两道蚕眉颇为醒目；他身边的根本还只是个大孩子，细眼薄唇，下巴尖削，小小年纪额头就隐有川字纹。两个人的穿着都是青丝单衣，濮巾裹头，一副客商打扮。

刘延在路上已经了解到了详情。一接到袁军渡河的消息，白马城立刻封城不许任何人进出。同时城内大索，凡是没有户籍或没有同乡认领的人，都会被抓起来。这两个人，就是在这时候被抓进来的。

“你们叫什么名字？”刘延问。

“我叫刘平，这是我的同伴魏文。我们是行商之人，误陷入城中。”刘平略一拱手，不卑不亢。

刘延冷笑道：“曹公与袁绍对峙已经半年多了，天下皆知，又有哪个商人胆敢跑到这里来？分明是细作！”他假意一挥手，“拖出去杀了。”听到他的命令，几名士兵上前正要动手，刘平挡在魏文前面，厉声喝道：“且慢！”士兵们都愣住了，手里的动作俱是一顿。

刘延心中大疑。刘平说这话时的神态和口吻，都带着一种威严，这是身居上位者特有的气质，学是学不来的。这两个人身份，似乎没那么简单。他又重新打量了两人一番，觉得那少年的面孔有几分熟悉，却一时说不出。

“你们到底是谁？”刘延问道。

刘平把手伸进怀里，这个动作让护卫们一阵紧张，刘延也下意识地退了

一步。那少年见刘延如此胆小谨慎，发出一声嗤笑。刘延却面色如常，他如今身系一城安危，自然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

刘平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，远远扔给刘延。刘延接过一看，原来是一条柏杨木签，签上写着“靖安刺奸”四个字。

这四个字让刘延眼皮一跳，这——是靖安曹的东西！靖安曹是司空府内最神秘的一个曹，这个曹的职责众说纷纭，没人能说清楚，无数的传言总是和刺奸、用间、窥探、暗杀等词语相连——唯一能够确信的是：靖安曹的主事者，是军师祭酒郭嘉。

靖安曹的人无处不在，行事却极端低调。即使是在如今的白马城中，刘延相信也有靖安曹的眼线，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。他用手摩挲着木签的粗糙表面，缓缓开口道：“仅凭这一条木签，似乎不足为凭。”

“那么加上这个呢？”那个名叫魏文的少年昂起下巴，又扔过来一样东西，眼神里满是不耐烦。

刘延捡起来一看，发现是一块精铜制的令牌，正面镌刻着“汉司空府”四字，背面獬豸纹饰，牌头还雕成独角。刘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两位到底是什么人，不光有靖安曹的凭信，连司空府的令牌都有。

稍顷，魏文没好气地伸出手来：“看够了？还给我。”刘延把令牌与木签双手奉还，魏文抢回去揣好，眼睛骨碌碌地盯着刘延，不屑道：“你不专心守城，反倒与我们这些客商为难，胆量也太小了吧？”

刘延淡然一笑，没说什么。刘平淡淡地喝止道：“二公子，别说了，刘太守是职责所在。”魏文气鼓鼓地闭上嘴，自顾朝门外走去。门外士兵看到大门敞开，出来的却不是刘延，“哗啦”一起举起钢刀。魏文脸色霎时变了几变，似乎想到什么可怕的事情，连连倒退几步。直到刘延发出命令，士兵们才收回武器。魏文昂起头，努力地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模样：“你这些兵倒是调教得不错。”

一听少年这居高临下的口气，刘延可以肯定，这两个人绝不是什么客商。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，刘延已经打消了追究的念头。靖安曹做事，不是别人可以插手的。他是个极度小心的人，不想因为一时好奇而搞砸郭祭酒的计划。

“如今城中纷乱，各处都不太平。两位一时半会儿是无法离开的，不如去县署稍坐，也稳妥些。”刘延客客气气说。刘平一点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

刘延带着刘平和魏文离开兵库，朝着位于城中心的县署走去。此时街上已实行禁令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，只偶尔有一队士兵匆匆跑过。整个白马城陷入一种焦虑的安静，好似一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。他们走过一处空地，几个士兵拿着石头在往一口井里扔。

刘平和魏文一直在悄声交谈，还辅以各种手势。走在前头的刘延感觉，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些奇怪，既不像主仆，也不像兄弟，那个叫魏文的小孩子虽然听命于刘平，但总不经意间流露出颐指气使的气度；而刘平对魏文说话不像长辈对晚辈，更像是上级对下级，还带着点商量的口吻。

这时候意外出现了。

两个黑影突然从两侧低矮的民房顶跃下，速度如影似电。刘延与他的护卫刚露出惊疑，两道寒芒已然刺中了刘延的小腹——却发出了“铛”的两声脆响，刘延整个人朝后头倒去，从破损的布袍下，隐约可见铜光闪耀。原来刘延为了防止被刺杀，在外袍下还穿了一身铠甲，这个人真是小心到了极点。

刺客还要继续挺刺，这时候最先反应过来的人，居然是刘平。他先拽开失去平衡的刘延，然后飞起一脚踢开亲随。只听一声惨叫，原本注定要切开亲随脖颈的刀锋，只斩入了大腿。两名刺客见一击未中，不见任何迟疑，立刻拔刀各自跃上房屋，很快在视野里消失了。

那些还忙着填井的士兵扔下手中的石头，都跑了过来。刘延挥着手吼道：“还不快去追！”他们连忙转身朝着刺客消失的方向追去。

“您没事吧？刘太守？”刘平问。刘延脸色煞白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勉强点头。这次丢人可丢大了。这城里经过几遍盘查，把两个靖安曹的人当细作不说，居然还漏掉了真正的刺客，一漏就是两个。若不是他生性谨慎，恐怕此时白马城已陷入混乱。

“谢……谢谢先生救命之恩。”亲随捂着潺潺流血的大腿，冲刘平叩头。刚才若不是刘平及时出手，他早已成了刀下之鬼。那剑斩的力道极大，他的大腿被砍入极深，可想而知若是在脖颈上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——他刚刚还指控这人是细作，现在却被救了一命，这让他有些惶恐。

“不客气，同行之人，岂能见死不救。”

刘平温言一笑，回头去看魏文，却发现他站在原地，眼神有些发直。刘平问他怎么了，魏文嘴唇微微颤动，低声道：“这……这种剑法，好熟悉……对，

就是噩梦里那种感觉，我曾经经历过，不会错。”魏文双股战战，试图向后退去，却被刘平按在肩膀上的手阻住。

“别忘了你为什么来这里。”刘平悄声对他说，似乎也是对自己说。魏文咬着牙攥紧拳头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。

针对刘延的刺杀引起了一场混乱，守军对城里展开了新一轮搜捕。刘延赶紧把他们两个人尽快送回了县署，加派了守卫，然后吩咐奉上两盏热汤压惊。刘平坐在尊位，魏文坐在他的下首，两个人端起汤盏略沾了沾唇，旋即放下，他们的举止风度，一看便知出身大族，这让刘延更生敬畏。

刘平开口问道：“如今白马四面被围，不知刘太守有何打算？”

刘延心中一凛，若刘平问的是“如何应对”，他还可以从容回答；可他偏偏问的是“如何打算”，这就存了试探的意思在里头。袁绍大军压境，许都这边难免人心浮动。这两个人，说不定是曹公派下来检校军心的……

想到这里，刘延苦笑一声道：“如今之局，已非在下所能左右，唯有拼死殉城而已。先生问我，真可谓是问道于盲了。”他将城内外局势据实相告，刘平听了以后，沉默不语，面露难色。刘延看出他心思，又道：“如果两位急于出城，倒也不是没有办法。”

刘延叫手下取来牛皮地图，铺在两人面前，用盛汤的勺子边指边说：“袁军虽然势大，但我白马城也并未全无出路。两位且看，在西南处，如今还有一条宽约数里的通道。不知为何，袁军至今不曾到此，只偶尔有斥候巡逻。若是有快马，两个人要冲回南方，不算太难。”

魏文伸着脖子端详了，忽然抬头问道：“你们的信使，是否就是从这条路去给我……呃，给曹公报信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魏文道：“袁军兵力如此雄厚，却围而不攻，反而留了一条单骑可行的南下通道，你难道看不出什么问题？”这小孩子语气尖酸，说的话却大有深意。刘延重新审视地图，一言不发。魏文忍不住身子前倾：“我问你，我军与袁军若是决战，孰强孰弱？”

“袁绍兵力数倍于曹公，又新得幽燕铁骑。若正面决战，我军胜机不大。”刘延答道。

魏文伸手在地图上一点：“白马城是黄河南岸的立足，乃是我军必救之地。袁绍放开白马的西南通道，明显是要你去向曹公求救，他们再围城打援，逼



迫曹公主力离开官渡，北上决战。明白了？”

刘延脸色陡变。他只纠结于白马一城，这少年却轻轻点透了整个战局，虽说略有卖弄之嫌，却也显露出高人一等的眼光与见识。黄河与官渡之间是广袤平原，在那里两军展开决战，曹军败多胜少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刘延就是战败的第一个罪人。一想到这里，刘延顾不得礼数，霍然起身，额头沁出细细的汗水。

“得马上派人去警告曹公！”

“不必了。”魏文摆摆手，“我都看得出来，曹公会看不出？你老老实实守你的城就行了，不要自作聪明，乱了阵脚。”教训完刘延以后，魏文颇为自得地瞥了刘平一眼，刘平却是面色如常，镇定自若地啜着热汤。

刘延现在已经明白了，这两个年轻人，定是十分重要的人物，可不能折损在了白马城中：“我马上安排快马，打开南门送两位出去。”

刘平却摇了摇头：“多谢太守。不过我们不是要南遁，而是北上。”他轻轻在地图上一点，眼神中透出几丝坚毅，指头点中的位置正是如今白马城外驻扎的袁军营盘。刘延手一抖，几乎要把手边的汤盏碰倒。

“您这是……”

“我们去试探一下，看看袁绍对汉室还有多少敬畏。”

“汉室不就是曹公嘛，说得这么冠冕堂皇……”刘延心中暗想。

与此同时，在那一处被指头压住的袁军营盘门口，一场酝酿已久的混乱即将爆发。

一大队剽悍的骑兵安静地排成三队阵列，他们个个身挎弓箭，腰悬长刀。他们所处的位置有些奇怪，前面一半已经出了袁军主营的辕门，后一半却还在营中，好像一条出洞出到一半就卡死在那里的蛇。

在队列的最前方，是一个全身披挂的黑高汉子，他正好整以暇地用一把宽刃大刀修剪着指甲。他胯下那一匹乌丸骏足有些不耐烦，因为缰绳不在主人手里，而是被一个怒气冲冲的文官抓住。那文官身后不远还站着一员大将，但他看上去似乎完全没有帮手的意思。

“颜良！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郭图喝问道，用力去拽缰绳。可那坐骑四蹄如同生根一般，纹丝不动，郭图拽不动，只得悻悻松开手。颜良身后的骑士发出一阵哄笑。

颜良收起大刀，诧异的表情略带做作：“郭监军，我不是给你行了一份公

文么？延津附近发现了曹军斥候，我身为先锋大将，自然得去查探一番。”

郭图冷笑道：“这等小事，何须大将亲自出马！你根本就是想去游猎吧？”

被说中心事的颜良一点也不见惭愧，反而昂起下巴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白马小城，交给监军你就足够了，我在营里待得都快长毛啦，得活动一下筋骨。”

郭图一听，登时火冒三丈：“出征之前，袁公有明确训令，以我为前部监军，节制诸军。你难道想违抗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，颜良双腿一夹，坐骑默契地向前冲了几步，吓得郭图不得不闪身避开。这一闪，之前说话的气势被打断，再也续不下去了。

“审时度势，临机决断，此皆大将之法。尔等颍川腐儒，何必管那么多！”

颜良逼退了郭图，哈哈大笑，一抖缰绳喝令开拔。郭图见拦不住他，转过头去，求援似的喊道：“淳于将军，您莫非要放任这个家伙胡闹？”

这一次先期渡河的袁军主将，是淳于琼和颜良。郭图作为监军随军，名义上地位比颜良高，但后者是冀州派的实权人物，兵权在握，郭图根本压制不住，只得求助于淳于琼。

一直一言不发的淳于琼听到呼喊，拨转马头冲到了颜良军前。颜良面色一怔，抱拳道：“老将军莫非也要阻挠？”

淳于琼咧开嘴笑了：“原本是要劝阻，可听颜将军说的有趣，老夫也动了心思，也想出去游猎一番。”这个回答让郭图和颜良都很愕然。淳于琼见颜良有些迟疑，眉毛一抬，又道：“怎么？老夫不够格么？”

面对这个请求，颜良眉头一皱。郭图一介文吏，斥退也就算了，这位淳于琼是军中老人，当年还与袁公平起平坐，轻忽不得。可真的答应让淳于琼同行？别逗了，那可是一个胆敢轻军入许劫走董承的老疯子，他会做出什么事来，谁都无法预测！

颜良在马上默然片刻，开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淳于将军不妨与我同行，以一日为限。万一白马这里起了变故，也好有个应对。”

一日为限，能打到多少猎物？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，颜良这是在找台阶下了。淳于琼也适可而止，笑眯眯地满口答应下来。颜良也斜了郭图一眼，朗声笑道：“白马渡口，即便是郭监军，应该也能看住一日，老将军不必担心。”

郭图被他如此讽刺，气得面色涨红，却无可奈何。颜良这次带了一共



八千步骑，真要起性子来，郭图还真吃不消。

淳于琼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还请将军在营外稍等片刻，老夫去取弓箭来。”颜良在马上略一抱拳，然后一抖缰绳，发下口令。他身后的骑兵一起呵斥坐骑，大队人马耀武扬威地开拔，令出即行，毫不拖沓，果然是冀州精锐。

郭图恨恨地把鼻前的尘土挥开，对淳于琼抱怨道：“明明有将军与我做先锋便足够，主公却偏偏还要派这个冀州莽夫前来，真不知怎么想的。”

淳于琼昂起头，眯起眼睛吸了口气，答非所问：“孟夏之时，最宜郊游，颜将军当真是好兴致呐。”郭图一愣，不知他意有何指。淳于琼把手伸向颜良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勾了勾指头：“颜将军游猎之意，只怕不在禽兽啊。”

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拍了拍郭图的肩膀：“郭监军你年纪轻轻，可不要跟老夫一样老糊涂。”说罢扬长而去，剩下一个惊疑不定的郭图。郭图也不是傻子，略做思忖便明白淳于琼的意思。

颜良这次公然外出，猎兽是假，争权是真。冀州派一向是袁家的泰山之镇，但如今田丰被囚、沮授被叱，现在先锋的监军居然也落到了颍川人的手里，颜良若是不争上一争，只怕权势会继续旁落。

“莫非颜良是要试探我等……”

郭图想到这里，悚然一惊，匆匆回到营帐之中，提笔写下一封密信，封上印泥，然后叫了个心腹小校，低声吩咐道：“去黎阳，送蜚先生。”

在白马西南方向几十里外，一支曹家的军队正在徐徐前进。两侧的散骑始终与主队保持着一百步的距离，中央的步卒排成松散的行军队形，矛手与戟手在外，弓手在内，每三个人还抬着一面大盾。可知兵法的人一眼就能看出，这队列外松内紧，一旦有什么情况出现，他们会立刻变成一把锋锐的尖刀或坚实的盾牌。

在队伍的最前列并行着三名将军，他们身上披着厚实的两当铠和虎豹盔，神态各异。最右边是个矮壮汉子，眉毛极粗，眼睛却很小，肥厚的嘴唇显出几分忠厚；最左边的将军一脸的桀骜不驯，面部狭长，鼻尖鹰钩，是相书上说的青锋之相——这种相貌的人，大多褊狭狠戾；而在最中间的男子，方正的脸膛微微发红，一副美髯飘在胸前，颇为沉稳英伟，可他的神情却是怏怏不乐，似乎有什么烦心之事萦绕于心。

这时一名斥候从远处飞快地驰来，数名游骑迎了上去，确认了对方的身份，这才让开道路。这斥候冲到队列前方，对着三位将军大喊道：“报！前方六十



里处，有袁军侦骑。”

这个消息让三名将军表情都微微一滞。在那里出现侦骑，说明他们已经进入袁军主力的视野了，随时可能会遭遇战斗。

三人久经沙场，同时习惯性地举手，想让队伍停止前进，可他们发现两位同僚也做了同样的动作，连忙又收回来，面露尴尬，一时间整个队伍有些混乱。好在这混乱并未持续太久，士兵很快整好了队，矛戟微斜，弓弩上弦，以便随时应对可能的偷袭。一看便知是百战之师，细节毫不疏忽。

中间那将军对左右两人道：“袁军已经在白马渡口扎下大营，我们不如停下来，拨一支军迎上去探探虚实。”这是持重之论，其他二人都纷纷赞同。

这时候，第四个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：“诸位将军，来博个彩头如何？”

三个人同时回过头去。说话的是他们身后一个有点狐狸脸的年轻人，他只简单地披着一件长袍和软甲，细长的手指拈着两枚骰子。这人名叫杨修，是太尉杨彪的儿子，刚从许都北上官渡。军中传言，杨家被郭嘉敲打了一下，已彻底屈服，不光家里的高手被征调，连杨彪独子都要被迫随军。

此时听到杨修这么说，三位将军面面相觑。杨修又笑道：“听闻这次围困白马的，是颜良、淳于琼和郭图三人。你们会碰到他们中的谁，诸位不想猜一猜？”

左边那将军不悦道：“杨先生此来随军，是参赞军事，可不是来胡闹耍钱的。”杨修悠悠道：“在下开的这个局，博错了，无非是输些钱财。曹公开的那局，几位若是下错了注，可是要赔上身家性命的。”

他这一句话说出来，三个人俱是一凛。他们互相使了个眼神，向前走了几十步，驱马登上一片小丘陵，与队列远远隔开。左边那将军开口道：“杨先生，你适才那句话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杨修拱手道：“德祖不才，自出征以来，一直有个疑问。曹司空麾下猛将如云，这次救援白马，为何单单挑选你们三位来打头阵？”

“我三人为何不能打头阵？”右边的将军淡淡道。

杨修摇摇头：“诸位是身在局中，而不自知啊。”他一指左边那将军，“张辽张文远，你本是吕温侯麾下的头号大将，在徐州归顺了曹司空，官拜中郎将。”他又一指中间那将军，“关羽关云长，你是玄德公的义弟，月余之前方在徐州斩杀了曹公的守城将军车胄。曹司空攻破徐州以后，玄德公乘夜遁逃，你才归顺曹公，至今尚只数月，却已是偏将军。”

